


羅 洪 著

中華文藝叢刊
第三種
孤

島 時 代

中華書局印行




種三第刊叢藝文華中

代時島孤

著洪羅

行印局書華中



民國三十六年二月發行
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

中華文藝叢刊
第三種 孤島時代 (全一冊)

◎ 定價國幣三元二角

(郵運匯費另加)



著者 羅 洪

發行人 顧 樹 森
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

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
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
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中華文藝叢刊編輯委員

巴 金 柳無忌

朱自清 茅 盾

老 舍 孫伏園

宋雲彬 靳 以

金兆梓 葉聖陶

洪 深
(以姓氏筆劃爲序)

孤島時代

第一章

纔十六歲的呂振業個子倒長得並不小，穿上了時式的寬肩膀西裝，脚下踏着後跟加高的皮鞋，領領下還結了個鮮明的領帶，化上十分二十分鐘光景讓那結子打得不太緊也不太鬆，正好使它翹成一種傲然的姿勢，那麼單從身材上打量起來，確實可以算是翩翩少年了。但是那渾圓的臉，彎彎的眉毛，處處顯得他還是個孩子，甚至那張吃慣糖菓的嘴，雖然抽上了煙捲，也叫人一看就知道未曾學得老到。此刻他挨在把骰子牌九來消磨生活的人羣裏，越發見得他模樣兒不夠老練，無論是噴一口烟啊，用手指把烟捲夾起來啊，都是太嬌嫩了一點。雖然他瞷那骰子的時候，也學上一副不是十六歲孩子應有的神態，但到底不夠別人有工夫；不用說夠不上那些給煙啊賭啊磨青了臉的男子，便是抹上一大層脂粉的女人，也滿口是牌經骰譜的，甚至壓下身去，收起錢來，各人都有一種在行的姿勢，把振業去相形之下，真是差得遠了。

他看見面前祇剩下五個籌碼，心頭不免一陣亂跳。剛才籌碼贏到一百多，老沈一定要調到樓上去壓什麼青龍白虎，認為機會比較多，却連本帶利輸了兩百多，這實在叫他氣壞了。他決不讓剩下

的二十多根籌碼再送在倒楣的壓寶檯上，可也不好意思回到三號檯上去贏錢，就挨在這七號抬邊，又那裏知道連開三次都是小，籌碼就祇剩五個了。

檯子旁邊又圍上幾個人，黑壓壓地正湊成一個長圓形的圈子，便見得照耀在檯面上的燈光，格外明亮起來。老沈聳聳肩膀，要他打在「么五」牌上，他却不願再聽老沈的到楣主意，偏是看大，却兩次都有「么五」的份！現在看看最後這幾個籌碼，手指都有點軟了，拿不定主意該送上什麼地方去，眼前祇管亂幌着剛才贏進的一大堆籌碼。

他不能不又徵求老沈的意見了，輕輕問道：「老沈，你應該看準那兒？」

坐在這呂振業左邊的沈秉良是剛剛二十歲的瘦長青年，眼圈跟臉色都有點發青，刻劃着都市青年們早熟的暗影，他一味兒抽着煙，滿不在乎地說道：

「祇剩五個嗎？那麼隨便放上那兒好了。」

呂振業不由得向這個處處給自己做嚮導的朋友丟了個惡意的眼色，然而不等他開口說話，沈秉良便抓起那些籌碼向看大的一邊送去。對面那個兩頰搽得緋紅的女人尖起喉嚨叫聲「開……」，沈秉良早又踢開凳子站了起來，意思是說：算了吧，祇最後五個籌碼還管它什麼呀！

振業也茫然地跟着站起了，可是他還沒有沈秉良的老到而大方，回頭再向盤子裏瞟瞟那三顆骰子。正在這時候，老沈又敏捷地抓起了十個籌碼，這末了一次倒又贏了。老沈把籌碼換了鈔票，塞到振業手裏，一邊又向檯上那個夥計要一張車票，這才拍拍振業的肩頭。振業眼前還幌着贏過的

許多籌碼，心想既是看大看準了，不若再打下去，說不定還能夠翻本贏錢。他一抬頭，對面兩個臉蛋搽得緋紅的女職員正瞟着他，便不好意思默着，忙轉過身子，挨在沈秉良旁邊往外走了。

沈秉良對他說：『告訴你，振業，賭錢要賭狠，——看大看輸了，別餒，還是向大的看；看小看輸了，別餒，還是向小的看；剛才你可是餒了氣，拿不定主意嗎？你如果心裏着急，掉頭再打小的啊，不是它偏又大了嗎？嗨嗨，賭錢是有鬼的，你一餒，它就開玩笑笑了。你是剛上手玩的，赤手回去不好看，帶了這一點也不算空手了。其實啊，打下去一定再贏——』

振業不由的又看看這個朋友，心裏不免亂跳一陣，昨天第一次上賭場，贏了一點總算香手，今天贏一大堆籌碼總以為足夠一星期暢暢快快的了，不必想辦法去向母親要錢，那知竟反而賠了本！他這一肚子的悶氣沒處發洩，就向沈秉良頂撞着道：

『你懂得多，爲什麼不掏些錢打下去呢？贏來了，也好請請我的客！』

他說得簡直有點火氣，兩手插到褲袋裏。但一不留神，就忘了走路時候該擺出的姿勢，那套時式的西裝便不能把他孩子模樣掩飾了。

沈秉良聽了他的話，一邊在鼻子裏冷笑，一邊把手一張，還聳聳肩膀，學了個銀幕上的姿態，不慌不忙的說：『沒有錢呀，有錢還不打嗎？』

這是呂振業看慣的一副什麼都不在乎的態度，看着他，便想就自己也應該學得個儼一點，讓脚步踏得輕鬆了。沈秉良却又說到：『我們在這裏玩兩天，吃了四客大菜，汽車又送我們回去，算起

來你不過輸了一兩百塊錢，又算是請了我客，那實在太便宜——到底你又多見一個世面了！」

這時候他們已從大廳穿過了一間打牌九的屋子。沈秉良把車票遞給守在門口的侍役，一輛汽車立刻就招呼過來了。呂振業雖然心疼那些贏到過手的籌碼，抱怨這個什麼都來得一手的朋友，不過一坐上汽車，這些念頭也就丟了開去，覺得自己能這樣暢快的玩，懂的比同學們多，那是全虧這個朋友領導的。

「振業，你說那個地方比較好？跳舞場呢還是賭場？」

他看着路旁整齊的梧桐向後倒退了好一陣，心裏有點糊塗，這好壞他說不出來。他不來對什麼都喜歡批評，現在可真的覺得難說了，跳舞場也好，賭場也好，這些地方反正比教室使他興奮，結果又總是把人攪得軟軟的，什麼也不用切切實實去想，就讓時光容易地過去了。

「怎麼？你不說話——有點不高興嗎？」

「不是啊，」振業這才不能不振作起來，滿臉堆着笑說：「我看兩樣都好，都可以叫人把什麼都忘個乾淨的！」

沈秉良笑了，笑得極響亮。這笑聲倒使振業腦海裏清朗了許多。定神看看，只一個轉變就是他家了。於是有一個思想突然擒着他，要是給家裏老媽子什麼的看見陌生汽車送着回來，告訴了母親還不要緊，傳到父親耳朵裏事情就鬧大了。平時家裏雖有一輛最新式的小福特汽車，父親却不准他自由使用；每天祇送他上學，接他回家也沒有份兒的，他在轉彎地方先跳下來，他回頭的時候，老

沈還在裏面做手勢，要他別忘了星期六該化的那一筆錢。

他站在人行道上給夜風吹拂一陣，攪在他心裏的舞場賭場的影子，一下都去遠了。近來一連幾晚都回家很遲，總是躲躲閃閃避過父親的耳目；昨天却給父親撞見了，便推說學校裏開會。假如今天又碰到了，那又假借什麼名目呢？說是看電影吧，父親規定除了星期六，不准看電影的。

他心裏既有心事，走路就忘記讓人，撞到別人身上去了。正想道歉，那個人却向他點點頭，匆匆走了過去。他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他的同學，因為學級不同，彼此並不知道姓名。那同學穿一件淡荔殼色的夾袍，質料雖不見得好，但從頭到腳看來十分整齊明朗，腋下挾着兩冊厚厚的書，手裏還拿幾冊雜誌，這不能不記起明天該繳卷的幾件功課了。於是他盤算着明天該怎樣起個早，利用上午兩堂空課趕做這些東西。

這個十六歲的孩子一心要學時髦，裝扮得讓人家叫「摩登少年」，就把學校裏教師的訓導，課本上的知識，忘記得一乾二淨了。何況自從他母親在投機市場中發了幾筆財，他就不愁沒有錢用，因此像沈秉良那樣的朋友便處處慫恿他，領導他到一些使他頭昏目眩的地方去。其實他資質並不壞，算起來實足年齡剛滿十五歲，差一年高中就可以畢業了。而且他父親素來管教很嚴，尤其學業方面更不肯放鬆，所以在學校裏從小就被誇讚。現在教師們雖然覺得他比過去退步，比他剛轉學時候引起大家注意的優異成績更差得遠了，但總以為他是身體不好，才使學業受到影響。像今晚穿的這一類西裝，他並不穿了上學去，教師也就不知道他在暗地裏簡直換了一個人。如果有人看見

他在賭檯旁邊的興奮樣子，坐在汽車裏斜靠半個身子翹起一條腿子的驕縱神氣，再看他此刻低下頭預備閃過自家門口，轉到後門企圖一溜煙趕上樓梯躲進自己房間的模樣，那實在是相差得太遠了。其實他越想躲閃過去，却越是不由得抬起頭來，一抬頭就看見客廳裏照耀得雪亮的燈光，不能不叫他默住了。這一定是有客，多半還是母親做的東，父親這幾個月來總沒有請客的意思，有朋友來往，晚上也不用客廳，却喜歡旁邊那間書房。

他希望父親今晚有別的約出去了，或者與致喝酒，那麼即使撞見了也不會在客人面前發作脾氣。可是他最願意的，還是神不知鬼不覺的往自己房裏一躲，獨自兒趕做功課也好，懶懶散散睡覺也好，什麼麻煩都沒有。這麼思量着，心裏便更加戒備，別讓人看見。

一走近後門，正想從斜刺裏閃到樓梯那邊去，廚房裏一個尖銳的聲音却從窗口喚住他道：「振官，怎麼又這樣晚才回來？等你吃飯啊，等了老半天！你們鍾叔回來了。」

振業起先想一個箭步跑上去喊住嘴，一聽到鍾叔回來這幾個字，覺得太突然，也就忘了要悄悄溜上樓去的意思，不由的站住腳對阿香說：「你騙人嗎？當心我揍你！」

廚房裏正很熱鬧忙碌，碗呀盆子的攔了一大堆，一種混雜的香味兒跟着小鍋裏噴出的蒸氣一起送進他鼻孔裏。阿香本是提着一壺開水與沖沖走出來，聽了他的話就大聲辯道：

「振官總是淘氣，鍾少爺真回來了，誰騙你的！……」

這時候客廳裏有隱隱的笑聲傳過來，才使他想起不應該停在這裏，連忙向阿香丟個眼色，喊住

她別再多嘴，自己便轉身向樓梯走去。然而已經太遲，張媽正從客廳那邊匆匆走來，沒見到他就高聲喊道：『振官回來啦？快去！』

他真是滿腔怒火，恨不得伸手向張媽一掌打去，不過他又明白責怪她們也沒有用處，客廳裏大概早已聽到了。阿香和張媽見他猶豫的樣子，都抵着嘴笑，他氣得向他們瞪了個白眼，連跑帶跳的向客廳那邊去了。

客廳裏散發着一股熱咖啡香氣。一家人都散坐在那裏，顯然是爲鍾叔剛回來的緣故，添了一些好菜。兩年多他沒有見過客廳是這樣的生動而溫暖，母親請客時候雖然也熱鬧，却没有現在這樣叫人看着有精神。他一眼望去，當然是分別了五年的鍾叔最惹眼了。他記得五年前送鍾叔上出洋的輪船，自己剛從小學畢業，正在自命不凡地預備做個初中學生，其他的印象就十分模糊了。現在看見了鍾叔是那麽堅強，眉梢眼角也更有吸人的力量，而嘴唇上那種近乎嘲諷的笑，使振業記起了人家常說鍾叔是富有幽默感的。

他小的時候總覺得鍾叔的話比別人有生氣，有時候說話中間又含着一種使他不能瞭解的東西，他又不懂得人家所說的幽默到底是怎樣一種意味。後來他長大幾歲，能夠領會這「幽默」兩個字，然而鍾叔早去得很遠了。現在他不由得向鍾叔那種精神飽滿的模樣，留着微笑的嘴角仔細看了一下，高高興興的叫了一聲，然後叫着其他的人。

他叫着父親的時候不敢用正眼看，過後却不住偷眼去看。父親也正在向自己打量：是一臉兒不

舒服的神氣。有幾次父親的嘴唇歛動了，振業直捏着一把大汗，但父親沒有就對他發作。他便趕忙坐到鍾叔那邊去，借此避去父親的視線。

不料鍾叔也用銳利的眼光看他，雖然親熱地叫他坐，又是一臉的微笑，但那種要看透別人秘密似的明亮的目光，使他從頭到腳都不安起來。穿在身上那套最漂亮的西裝，這一刻兒竟古怪得彷彿正向自己取笑。倩姑本來談着今天下午她目擊暴徒狙擊路人的情形，給他進來而岔斷了；幸好倩姑又承着剛才的緊張樣子說下去，大家的注意力才不致移到他身上來。

他又偷眼看去，父親的神色已比較溫和了一點，母親懶慵慵地靠在沙發裏，有一口沒一口地抽煙，時不時向鍾叔打量。倩姑平日難得這樣高興說話，大概今天晚上稍微喝幾口酒，臉色也有點殷紅，單看倩姑的樣兒，這素來沉靜的客廳就生動得多。

倩姑曰才本來不差，不過音調太高，說話又喜歡轉彎抹角，有時候使聽着的人會把注意力分散開去。可是鍾叔偶然插上一句兩句，就覺得又輕鬆又活潑，不過聽鍾叔說了幾句話，他又不免又暗自想道：『怎麼呀，鍾叔的幽默太尖刻了點兒，雖然有趣，却是帶着刺的！』

於是他努力要記起從前鍾叔說話的有趣熱情以及不可解的意味，可惜實在太模糊了，怎麼也記不清楚！正在這麼胡思亂想，鍾叔低聲問他：『振業，你從什麼地方回來呀？』他沒提防鍾叔會這樣問，一時竟不能回答，但這句話聽來很親切，沒有尖刻的成份，也就強自鎮定地說在學校裏開座談會；他這話說得十分低，怕父親聽了去趁此教訓一番，幸而鍾叔給倩姑一句話說得直跳起來，父

親也高高興興的插進去分辯，母親祇管在一旁看着微笑，就趁機會坐到哥哥志偉旁邊去，問問明天上午有沒有課，預備要哥哥幫他一手的忙。

這兄弟兩人面貌既不相像，性情也完全兩樣，原來他們不是同母所生。志偉的母親，在他四歲時就永別人世了。志偉比他弟弟瘦削，他有兩條挺秀的眉毛，模樣兒很機警，充滿着熱情和生命的力量。哥兒倆不是同母，從小各人的個性也不同，年紀又相差得多，什麼玩兒都不攪在一起，因而彼此之間也沒有什麼衝突了。

他們的父親叫呂大成，已經四十五歲，以模樣來看他年紀，可說外貌比較年輕。其實他還在年壯有爲，該在事業上努力的時候，但在他兩個兒子看來，呂大成在戰後退居了上海，確實轉變得不少。志偉覺得戰後這四個年頭，父親不但在額上隱隱添了幾條縐紋，心情好像也變得老了。志偉從小就知道父親不論對什麼事都高興，即使說句話也比人家格外有精神。他有點懊惱了，父親從不責問，總是用話來激動鼓勵；所以失去母親的志偉，受慣父親這種方式的教養，對無論什麼事情都養成了積極性，能從樂觀方面着眼。朋友們都說他的個性堅韌而爽朗，其實完全是受了父親的影響。這三數年來，他對學問和事理更覺得多了，正需要更多的扶助和鼓勵，却感到父親正在慢慢地消沉。表面看起來，父親還是那麼有說有笑，但熟悉他性情的志偉，覺得父親跟過去有點不同。至於振業呢，則常常在暗地裏獨自歡喜；父親不像從前一樣把自己管束得嚴了，很有機會可以偷偷去玩個暢快了。上次因爲他月考成績太壞，也發過脾氣，過後父親又嘆了幾口氣，但並不提出具體的辦

法。他巴不得父親以後不再過問，那才有味。

呂大成做過縣長，做過省政府機關的科長，戰事之前在青島某大公司裏當某一部分的主任，這公司是國營性質，規模相當宏大。旁人看來，這些事情都是好缺，手段高明一點，簡直可以趁此發財，但他始終玩不上這一手，他清清廉廉做了五年縣長，也積蓄了五六萬，那時候白米十塊錢一担，一件衣料化上十多塊錢已經是了不起的東西；大成有了這點積蓄，再加一份祖產，很可以在生活方面作一個準備了，怎麼還用玩手段呢？就因為他個性堅強，一味的書生脾氣，人家跟他合不上來，挑點是非推在他身上，才不能再默住這縣長的職位。後來青島事情又操着實權，旁人先是豔羨他，繼而笑他是傻子，可是他一點也不肯苟且；受到阻難的時候，他有勇氣應付人家，——用激勵志偉的方法鼓勵自己。以前在志偉看來，父親是永不疲倦的，現在却有點消沈了！這種消沈在振業看來值得欣喜的，父親對他逐漸鬆懈下來，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。所以這哥兒們同坐在靠窗一張沙發裏，同時向談笑風生的父親看去，兩人的情緒竟截然不同。

談話已經從暗殺事件轉到目下日趨高漲的生活程度，也日趨荒淫的各種娛樂；大成跟鍾成都感慨地搖搖頭，直急得振業捏着一把冷汗。幸而不久又轉到投機方面去，立刻由振業的母親做了中心。她說起投機漁利的事來，總是津津有味，有聲有色的。

『鍾弟你才不知道呀，上海差不多是一個投機世界了！』倩姑也插進來說。『自從去年——是去年啊，那時候上海市場突變了，一切物價就祇管高漲了，到現在快要一年，物價最高的漲到十多

倍，最少的也漲了六七倍。人心像瘋狂似的，不單是男人這樣，女人也這樣，不單是女太太這樣，連一部分拿書本上學的學生也講究買進賣出賺錢了！」

『那麼倩妹把現款換了大條，是不是也算投機呢？』做嫂子的笑着問她。

這姑嫂兩個有時候說起話來針鋒相對，有時後又像說着玩兒，旁人總摸不準到底是什麼意思。倩萍聽得嫂子這樣說，雖知道這句話並沒有惡意，却也忙着分辯道：『這當然不能算是投機，就恐怕戰時的幣制有什麼變動罷了。』

『就是這句話呀，大家都有你這樣的心，不必操縱，不必投機，市場還不是往這條路上走嗎？』呂太太讓這句話說得很輕鬆，滑溜着她的婉轉嗓子，引得大家都笑了。這位太太最動人的是她的嗓子，並不故作，說起來却圓潤嬌柔，有一種引人注意的力量。

倩萍心裏不高興，這句話說得輸了，她還想說什麼，鍾成却笑着向志偉道：

『你怎麼樣？也帶了書本講究這穩買賣嗎？』

志偉明白這是打趣的話，就向這叔叔投了個會意的眼色，放下手裏的杯子說道：『我是全部外行，平常也不想注意這些。一張眼看看這地方，到處是抓錢，抓錢；不過有些人的目標是千萬百萬，有些人的欲望是幾萬幾十萬，有些人則是幾千幾百塊，然而都是一樣的盤算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大家想把別人踏到自己腳下去！我看得夠了，那裏還想挨上去找麻煩呢？』

鍾成的明亮眼光，在這個祇差自己八歲的姪子臉上友愛地轉了一轉，接着也說年青人別在這種

地方用功夫的好。這談話之間的轉變正刺傷了大成的隱痛。他正像兒子一樣是看厭了這種情形的，然而他竟是「挨上去招麻煩」，幹自己不愛幹的事，在這混水裏踩着一脚，——也有點兒投機會做買賣。

大家仍在投機故事方面轉圈子，大成便不再接嘴了。因為觸動了他這個隱痛，更勾起他不少有連繫性的感慨；這樣的心境，不能不使他注意到坐在志偉旁邊精神煥散的小兒子身上。「振業，今晚你從什麼地方回來？昨天也看見你很難才回家的。」他慢慢地問。

振業的心立刻往下一沈，——話兒到底是落在自己身上來了。他正徬徨不安地要把剛才回答鍾叔的謊話說出來，父親却顯然不願他搪塞分辯，又接着說：「鍾叔已經五年不見了，這五年裏你的長進實在不多，近來我對你確實也鬆懈一點，今天倒要你說說對於這現實的感想，給大家聽聽。就像你哥哥剛才的三言兩語也夠了，這樣也可以知道一個人在此時此地的生活見解到底怎樣？」

他雖然知道父親已注意了自己，却想不到竟會這樣考問起來，一時真不知道該怎樣回答才好。大成劃了火柴抽煙，彷彿給振業一個斟酌的機會，一方面又補充着道：「我們自從戰事避難到上海，算起來快近三年了，依你的年齡正是什麼都在轉變，應該是進步得最快的時候，現在你自己想想，覺得怎麼樣？」他以爲父親要教訓一番了。幸而在中途轉了方向，一顆急跳的心才算放着下來。可是該怎樣說點兒感想呢？這確實很困難，不說又不成，便先用笑臉來對付。他心裏着急，嘴上就結結巴巴的說：「我也看夠了，」他承着剛才的語氣，「上海這地方讀書總是不大適宜，偉哥

說過要離開，那麼我也一起去！」

做父親的聽着冷笑了兩聲。此刻屋子裏很靜，至少在振業看來，沒有先前的生動愉快了。「你這句話啊，一聽就知道不是從心裏說出來的，祇要看你身上這套西裝，本來不配你這樣的孩子穿，既然趕着學時髦，心裏一定很高興這個地方，到底是什麼時候偷偷去做的？我竟一點沒有知道……」呂大成一邊說，一邊向太太打量一眼，這位比他年輕十歲的太太，仍舊是有一口沒一口地抽煙，眼光不住在鍾成身旁一盆杜鵑上打轉，她那白嫩的皮膚在燈光下見得很柔潤，分明覺得丈夫在看自己，却沒有接口的意思。

局面有趨於僵化的傾向，鍾成一邊抖去身上的煙灰一邊替振業解圍道：「這是年輕時候的好奇心。十六七歲年紀，自以為從這個階段又要踏上另一個階段了，就什麼都想學得老成一點！這種心理經過相當的時間，就會淘汰，而且各人表現出來的方式也不同。記得我在振業那樣的年紀，——大哥你難道忘了？玩起棋來總要表示比別人老成精明，什麼見識也彷彿比自己大十歲二十歲的人還要深刻。倩姊你恐怕也記得吧？那時大哥要佈置一個縣長公館，說起來振業那時還不滿兩歲呢，我處處要使用自己的理論，實行自己的主張，大哥不是還痛罵過找嗎？……」

這些話，使大家回想到十四五日之前，在各人心裏都通過一種又溫暖又親切的情緒；鍾成的話，又說得並不故意誇張，神態却耐人尋味，不由得引起大家一串笑聲。大成臉上的惱怒氣色沒有了，又恢復剛才的愉悅樣子，精神上似乎真回到十多年前，變得年輕了許多。倩萍記起那時是二十